

山村

THE MOUNTAIN VILLAGE

譯 金 禾 著 健 君 葉



潮鋒出版社刊

822
4412

山村

著 葉君健
譯 金 禾



版 律 潮

年〇五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排付月一十年九四九一
版初月一年〇五九一

經 印 發 發 出 裝 翻 原
售 刷 行 行 版 幀 譯 著
者 者 人 者 兼 者 人 者

全各元盧滿上海楊禾葉
國地興 錄九
各聯印亞出路見 君
大營 210
書書刷 版號
414
店店所平社室龍金健

元 十：價定本基

No. 35：號編書本

單0001—3,000. B.

山村

著 倭 君 業 禾
譯 金 禾

(內容介紹) 這是一卷三十七年大革命中最江上特的一項農村裏面的故事。平靜的田頭歲月，擋不住大革命的潮湧，幾億善良的農民們在被壓迫的生活中一下子被覺醒，他們從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農民內共知土地改革的轟轟烈烈的革命軍中看到了自己的翻身的光。可是這時，還藉着帝國主義的資力的地主和買辦階級的反動集團經手着，革命的成果，而關心的他們的大規模的屠殺人民。以至那些善良的農民們不得不離鄉別井，拋下他們的世居的田畝。這些圖景，在我們新一代的讀者界裏，繪算上，是不可抹殺的一筆。

潮 鋒 出 版 社



基本定價 10.00

天氣好的時候，山谷裏老是有着一個歌聲，不論是清早或黃昏，即使沒有人再唱，那歌聲彷彿依舊繚繞在那兒，留連不去。起伏的山巒環繞在帶着歌聲的空氣中，它無法消散。那是一個這樣開頭的調子：

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呵呵……

又老在那同樣的疊句上終了：

春天裏，黃土呀，給我們米呀，

秋天裏來，大豆和山芋呀。

這是一支丟人的歌，可是人們却愛在工作的時候唱它。當他們唱起來的時候，它從各方面引起了一大片回聲。它們起先在空中凌亂地振盪，但一下子便融成了一大片合唱。於是便祇剩了一個回聲。那合唱在音疊上漸漸宏亮起來，直到最後，它突然歇住了，在空中留下一縷聽起來像一支催眠曲似的低腔。它漸漸消失，彷彿那

小孩已在睡去了。一片寂靜表示了，是晌午時分，或是太陽快要落下。

於是，那些看起來像山谷裏的螞蟻似的許多佃伙們便從他們的田裏走出來，在那條也被當作公路的滑着河流，一邊伸展到遠處的地平綫而另一邊則伸入叢林的江邊小路上排成一遭行列。莊稼漢們走着閑散的步伐，肩上擱着鋤頭和鏟子，走向樹林的密叢中去。第一個人沒了進去，於是第二個，第三個……最後是末一個。他們行動得像一條，蜿蜒入森林而不留形跡的長蛇，或是像一縷在古樹的蒼葉上一觸即散的晚烟。

那些我們所稱之爲黃楊和橡樹和楓樹的樹木圍着一片曠地而成了一道屏障，穿過它們，我們可以看見外面的世界。那條江，那些山，和那條公路。那片曠地的盡後處有着一道二十來間的木石所造的平屋。它們是同那些山，同那條江，同那些永遠帶着笑容的雲朵兒一樣的悠久了，悠久得沒有人能說得出它們的年代。在那些木門和石牆之間，它們並無外表上的不同，全都被寒暑風霜侵蝕得發了白。擠在一起，它們看起來便像懸在天空的一簇波浪。村上年紀最大的老叢常說它們向來便是這個樣子的，而且往後還是這個樣子，不管是哪個朝代來，哪個王帝去。

所有的門戶都面臨着那片曠地，那是平坦、堅硬、而平滑的，像一片現代的網球場。我們在夏天裏便在那兒打稻場粃，黃昏時聚在一塊兒聊天，到晚來便坐着聽我們村裏的說書人，又在仲夏的夜晚閑眺星星和銀河，在曠地右首的狹隘的地方，便兀立着那座唯一有點兒堂皇的建築：我們的祠堂。它的屋瓦是亮光光而碧綠的，時常耀花我們的眼睛。它們在太陽裏的耀光非常之鮮明。據說那耀光是直達天庭並作爲我們的祖先在節日顯

家享祭的通道。村子的左首，幾乎在林中的近處，在一所石亭中，便住着我們的土地老爺和他那位發福而端容的奶奶。他一天到晚坐着，把他那柔順的變手的手指放在他的兩膝上，在他身旁的他的奶奶也是一個樣子，她臉上帶着一片慈祥的笑容。但他們兩位都是很忙的。他們不但照管我們的農事，而且也照管我們的平安和我們的耕牛。這樣地照管了我們幾年之後，這位神道和他的奶奶便要像一些大城市裏的市長那麼的，不取一文而退休，然後昇天成聖，永不轉世，不再生在我們的苦惱的塵世了，我們目前的土地老爺據說是我們的一位曾祖父，他曾經是一位學者和一位有道德的人。每天在黃昏時分便有一戶人家上那兒去，在那放在貼靠神壇下的一張石桌上的一隻大大的鐵香爐中給他焚香。

在我們的村子外的遠處，江水緩緩地向西流着。我們因為有着岸邊的那些樹木而無法看見它的全體。可是我們却看得見那江水。它時時刻刻在太陽裏發着亮光。當一陣輕風吹皺了水面，那些漣波便像那些在綠葉的空罅間對我們微笑眨眼的星星似的閃爍了起來。便在這個時候，像在他的許多日子中一樣，我走出了村子而走下那條緩緩地瀉到江邊的公路上去看顧我們的牛。一大片青翠的草原從江邊展開。所以我們的耕牛和小牛和公牛都在那兒吃着草，彼此撞着角，或是像小狗兒似的扭滾。沿着草地的一邊伸展着一片沙灘，有一里來寬。沙粒在陽光中閃爍着像金黃的穀實。還有那條溪，永遠清澄而平靜。我便愛把我的赤腳去攪它一陣。今天我又要去攪一下了。當我把一隻腳攪着把水攪混了的時候，那溪底的細沙便往上翻騰起來，如同一縷盤旋的烟。那溪水則汨汨着，先高後底。可是那文雅的水流不一會便捲下了那泛着泡沫的池塘。於是，

在我踏出水面的時候，它便重又平靜下來了，那些沾在我腳上的乾沙則帶着陽光而有了笑臉。我祇是站在溪邊發了呆，它是沒有盡頭的，這麼長的一條水流呵！

「這是天下頂長的江嘍，」有一天，當潘大叔在青草地上刷着我們的耕牛時，他道：「它有千萬里長嘍，比我們國度裏的攏總的大路接在一起還長嘍。」

「它怎末能有那末長呵？」我問道。

「祇要想一想上天河去你得走多少里路吧，那條江便是打天河流起的嘍，懂吧？」

「天河又是什麼嘍，大叔？」

「那是天上的河啊，」他道，一面依舊在刷着牛腹，那牛在刷子碰上了它的奶房時踢了一腿。「那天河啊，又是沒有盡頭的嘍。」

我一面呆望着那依舊在陽光裏發着亮光的，沾在我的赤腳上的沙粒，一面在想着那些話。隨後我便抬起頭來往東首裏望着那條江，當真，沒有盡頭嘍。我又聽見一頭牛在哞叫了，深沉而滯重。那是我們的牛，它正夢想地望着對方。它常常是這個樣子的，沒來由地啼叫，朦朧地望着那朝朝夜夜老是走着它自己的平靜的路途的，有節奏地流向西去的水流。我在那一個方向也同樣沒有看到什麼新奇的東西，祇除却那條江微微地繞過了一條城前的塹壕。可是過了那個地方，它便又繼續奔流起來了，直到遠處地平綫端。然而，在那拐灣處却有一個歌聲騰了起來。也許我們的母牛錯把它當作喚牛了。所以它才顯得那麼傻裏傻氣的。

嘩荷，嘩荷，囉囉囉，囉囉囉，嘩囉，

荷荷，嘩荷，嘩荷，嘩荷，囉囉囉……

那是在那邊拐灣處的沙灘上的小工們所掀起的一片沒有意義的合聲。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哼着這個。這聽起來是那麼丟人的。他們在背上揹着重担，他們的腦袋低沉着。他們在那條通向山丘的半圍下的平地上的那座圍着古代的城牆的城市去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去的時候，他們便不住地哼着那些單調的聲音，彷彿要來助長他們那沉重的脚步似的。那城市，除了好些店鋪和房屋而外，在東梢頭還有着一所佛廟，廟前是一片逢時逢節容納香客們的大曠場。那些店鋪從那下江二百里許的『大城市』裏販來各種貨物，把它們賣給村上的人們。那些貨物是用竹筏載來的。每天有一排排的竹筏被駁伕們拖往上游來。它們在江灣處歇上半天一夜。在小工們卸貨的時候，那些駁伕們便趁此歇息。在巷子裏有着成批的飯館茶鋪，甚至還有一家剃頭店。那些駁伕們，混身被日晒風吹得成了焦黃的，便像外國佬似的坐在茶鋪裏喝茶，看着小工們哼着那個無意義的曲調。有時他們便像小孩子似的對他們微笑着。有時他們却要趁着這短短的歇息時間在那露天剃頭店裏把他們那蓬鬆的下巴刮一下子或把他們那滿頭灰塵的頭髮澈底洗一下子來打扮一通。

在筏子上卸清了貨物之後，那些駁伕們便把它們沿着沙灘更往上游拖到東邊的一些小鎮上去給那下游的『大城市』收集一些土貨。這時候他們便也像那些搬伕小工們似的唱起來了，但却是一個愁慘得很多的調子。空曠的河面上的風兒往往把他們的音量沖淡，所以那歌聲便顯得微弱又因而沉鬱了，這通常是在黃

昏或傍晚，因之沙灘上的他們的影子也顯得異常單薄，微弱得像他們的歌聲一樣，他們看起來甚至有點鬼魅而淒慘。

如今我看見一批筏子在被逆着水流拖過來了。那些筏子在望着我的方向漸行漸近時，水流汨汨地響着，我們的那頭母牛正用它的優裏優氣的眼睛盯住了它們，它的耳朵聳起了聽着筏伕們的歌聲。也許它又在把那歌聲錯當作喚牛了。那片協聲一下子歇了下來。那批筏子在我正望着我們的母牛時已來到我的面前了。

「你這懶牛童，」有一個人對我說道，「你那母牛正在想它的窩兒吶，它那跟公牛在一塊兒的犍窩兒，你倒還在這兒浪！」

那說話的人，一個結實的黑蒼蒼的傢伙，迸出了一陣大笑，它在平靜的河上聽起來有點古怪。接着另外一個筏伕便道：「回家去吧，孩子。那母牛在想它的窩兒啦。」他把一把炒花生擲在沙灘上，叫我去拾。隨後他們便溜躑着走開了。他們往往在沙灘上留下一點東西給本地的牧童的，相信這樣得來的好名聲會在晚上給他們帶來一些好夢。

我一顆顆拾起了那些花生，然後望了望那些西邊的山邱。那個腫脹的，血紅的太陽正懸掛在山頭的松樹頂上。從那下面山谷裏的低濕泥濘的田地上騰起一片霧氣，它跟着夜晚的愈來愈闊而不住地瀰漫開來。漸漸地它瀰到了天空而遮淡了那正在樹後慢吞吞地落下去的太陽。在太陽完全消失以後，西山便簡直成了一幅夕景的古畫上的一些淡墨圈了。

我拿起了那條穿過牛鼻子的繩子牽過了我們的母牛。它和馴地隨着我回家去了。我們在江邊上悠閑地走着。當我們特要走進那些栽在我們的村口兩旁的樹叢中去時，我向那些筏子拋了最後的一眼。它們如今是完全被籠罩在江上的霧裏了，祇有筏伕們的那支沒有意義的歌聲依舊隱約地飄在沉重的暮氣中。

我進入村子裏來了。當外面的世界將要睡去的時候，那兒的生活滋正在開頭。所有的個伕們全下了工而在曠場上聚作了一堆。老人們燃起了他們的長烟桿兒，一面，那些年輕的人們則正忙着解下他們的束腰帶子，從他們的長衫上拍去田裏的塵土。禿子毛毛正站在一塊靠牆的石頭上，指手劃腳地講着他在上城裏去的路。上遇到了鄰村上的酒坊老板的九個姑娘裏面的最大的一個，那個「母老鴉」的時候，他怎樣像一個十足的上等人似的招呼了她。「母老鴉」是個大塊頭姑娘，生着一張大嘴巴，一對小得異樣的眼睛，和一雙看起來簡直成了方形的大腳。毛毛本是一個孤兒，如今做了一個沒有自己的田地的佃工，他常說他是滿懷的愛上了這個姑娘，說他是非娶她不可的，說她又是一個賢妻又是個出色的佃工，又說村上沒有人可以不得到他的允許而去同她搭訕的。

「你有把握能得到她的心嗎？」我們的道士先生本清道。本清一直是一個「老童身」，雖然他懂得寫讀並甚至祛鬼。他沒有田地，瘦得像一具骷髏，他的背是彎的，他的眼睛又是近視的。所以鄰近一帶沒有姑娘肯嫁給他。可是毛毛却好沒來由地把他當作了他的情敵。

「我是個拗性子的人，你知道。」毛毛道。「一個拗性子的人總能成得了事的。」

「是啊，你那亮光光的禿腦袋也是個招人愛的東西吶，」我們的道士帶着一個沒有意義的傻笑說了。哈哈！所有的閑人們都迸出了一陣大笑。潘大叔靠着一棵老榆樹站着。他有一個古怪的習慣，那便是他笑起來的時候，他往往要把腦袋往後仰去。如今他把他的老腦袋在樹上碰了一下。這一來又引起了另一陣大笑。

「够了！爺們，够了！」老劉，我們的說書人，喊叫道。他正拿着一隻小鼓，一副牙板，一隻鼓架和一根鼓棒打他的小屋子裏走出來。「爺們，進去吃飯吧。我在晚飯以後馬上就要開場了，不等什麼人的，管他是個縣太爺或者田東。而且我是決不把同一個故事說兩遍的。」

他在口氣之中是認真而坦白的。他從來不把同一個故事說兩遍。我們村上的人們沒有一個肯漏掉他的故事的綫索的。

大夥兒走進他們的小屋子裏去而不見了。

我們坐在我們堂屋裏的一張矮桌前面的長檯上，離開祖宗堂幾尺的地方。阿蘭從廚房裏拿出了一大鍋和着蔬菜 and 山芋和大葱黃的麵條。當她把它放在桌子中央的時候，一股熱氣頓時冒出來繞住了那盞菜油燈。我們有好一會兒望不見彼此的臉兒，所以我們便靜靜地等着。到熱氣消散了以後，我母親便把煮麵拘到我們的碗裏。我們又等着，一直到大家都有了他的一碗。可是阿蘭却等不及了。她老是一家裏餓得頂慌的一個人，因

爲她整天的操作，一忽兒在廚房裏，一忽兒在菜園裏。所以她一下子便曬光了那稀薄的食物，發出了一片啞啞的聲音。『吃得急會傷嘴的。』我母親對她說。可是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說一個女孩子家這樣的吃東西是不雅觀的。

潘大叔可吃得非常之慢，好像他祇是用舌尖在品嚐着食物的滋味似的，他的腦袋陰沉沉地低垂着。看着他那副文質彬彬的樣子，我母親微笑起來了。她似乎想起了什麼，可是不肯直說出口來。她望着看潘大叔要多久才能吃完他的一碗。

『潘大叔，你累了吧？』我母親到底問起來了，依舊帶着那微笑。

『有一點兒，可不多。』潘大叔答道，他的嘴脣呷了起來，可是他並沒有抬頭。

『那麼你爲什麼不喝杯酒提神呢？』我母親提議道，特別在『喝杯酒』這三個字上用了勁。

潘大叔馬上抬起頭來露出笑容來了。『挺好的主意！』他道。『我竟沒有想到！』我知道這是一句謊話。每天晚上在晚飯的時候他總要喝上一杯酒，而每一次他總說他竟沒有想到。事實上，在每天吃晚飯的時候總有一隻綠色的杯子放在他面前的。

他走過去到了那放在祖宗堂下面的一排酒罈那兒，揭開了那新開的一罈的蓋子，用一隻銅杓子掏出了一滿杯酒。那酒是自己家裏做的，每年秋天在收割以後我們從鄰村請來了釀酒司務給我們釀幾罈麥酒。而潘大叔便是獨一無二的受用它的人。他常常開玩笑地說要不是爲了這個『歡喜湯』，他是不會在我們這裏待

上這麼久的。

他原來並不是我們家裏的人，甚至並不是我們的村上人。他是在好多多年前當我還是很小的時候，從北方來的。那時候，兩個敵對的軍閥正在他的省分裏打內戰，加上黃河潮泛，淹沒了所有的田地。他在跟着一批逃荒的到「大城市」去的路上，來到了我們的村上，他原是想上「大城市」去當洋車夫的。他忽然害了病，而落了後。我父親把他帶到了家裏來，我母親把他照顧到了痊癒。隨後他便改變了主意，而願意待在我們這裏種我們的六畝田了。他說他多半是做不成一個出色的洋車夫的，因為他是個莊稼漢出身。他愛地和那耕地的母牛。我們有一條挺美的母牛，所以我母親便讓他待了下來，又把那牛棚隔壁的一個房間給了他。他住在母牛的貼鄰，感到非常之舒服。他便再也不想回去了。

如今他拿起杯子添上燈火，火鉢馬上遊到了酒上，發出一簇古怪的，綠幽幽的火光。潘大叔微笑地對它望了一會，然後他突然吹去了火，着意地湊着鼻子吃了一口，接着又輕鬆地舒了口氣。一道紅暈開始在他那皺巴巴的臉上泛出來了。

他開始談話來了。話從他的嘴裏流出來，便像溪水從一片斜谷上瀉下來似的。他在說故事的中間又在許多字眼上下了勁，正像那溪流在流瀉中衝着了一些石頭。又爲了要表明他的描摹起見，他做了種種的手勢，那是每晚不同的。他曾聽說有個遠遠的村子裏的怎麼長怎麼短的一個農夫活捉了一頭水獺，他便把它縛住了腿繫在他的鋤頭柄上，而那條鬼靈精的畜生却設法咬斷了繩子終於逃掉了。叫那饒裏饒氣的莊稼漢大吃一

驚。他又見過一個城裏人用了一大堆銀洋錢買了一個走方的獵人買了一頭野兔。『那數目最少總有兩百五十塊，足够叫我過半世了。』他特別着重了那數目，彷彿他曾經親手數過似的。如此這般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母親便不住地說着，『當真嗎？當真嗎？』

『我生平從不打謊，太太。』他切切實實地說道。『它們就真實得同毛跟一個樣子。』

我們便不知不覺地吃完了煮麵，不知道我們化掉了多少時間。

隨後阿蘭便站起身來要來收拾桌子了。可是我母親阻住了她，說道，『我來吧。你自己去收拾一下上村場去。你的嘴唇有點兒太油膩了，你的鼻子又是亮光光的。』阿蘭臉紅了起來，但神氣却快活。她也是老劉的一個忠實的聽客，而且遲了一點兒，她便要哭的。她奔進廚房去了，她那細嫩的小辮子在她背脊上幌着。過了一會她出來了。她已經洗過了臉，又在頭髮上搽了一點兒油，所以它如今在油燈的幽光裏顯得亮光光的。我母親對她的那付新面目瞥了一眼，也不說什麼，可是會心地笑着。她的愛俏，因為在黑夜裏是沒有人會覺到她的毛頭髮的。

我們走了出去，我們三個人，潘大叔，阿蘭和我。我母親在我們走出門檻的時候叮囑了阿蘭說道，『別爲了故事掉眼淚啊，要不你晚上又要做怕夢啦。』『是了，媽。』阿蘭心不在焉地答道。我們真急着要佔到一個靠近我們的說書人的地位，這樣我們才能清清楚楚地聽到老劉在說長道短時的種種腔調和聲氣。

我們的村上都從他們的屋子裏湧出來，在老劉周圍聚成了半個圈兒，給了他一片丈來直徑的行動的

地位，因為他有個古怪脾氣：當他在用說白表敘他的故事的時候，他愛繞着他的鼓架走圈子。他祇有在唱詞的時候才坐定下來。我們在後排上坐下了，因為我們來遲了一點，潘大叔居中，我在他的左首，阿蘭在他的右首。我的下邊坐着菊嬌，她是我母親的一位知交，又非常喜歡我跟阿蘭，因為她自己沒有小孩子。我們也很喜歡她，因為她非常好看。雖然她快到三十了，她看起來仍舊像十八歲似的。她說起話來的時候，嘴上老帶着一個和善的笑容。

老人們燃起了他們的長煙桿。煙筒裏的煙草不安定地合着上空的星星一亮一亮的，便彷彿它們在偷偷地交談着情話。這種訊號引起了我們大家的注意。每一個人似乎都想要把它們用來傳情的電碼翻譯出來。因之大家便都專心一致起來而靜下來了。便在我們進入了這種情境的時候，老劉突然敲起了他的鼓，而響起他那穿着一條繩子而搭在他右手的大拇指和手掌之間的兩片牙板。鼓兒咚咚地響了足有十來分鐘，把我們的心思從星亮上拉回到了說書人身上去。隨後鼓聲突然收歇。老劉便在他那怪脾氣的影響之下開始繞着他的鼓架兒走起了步子來，因為他要準備他的故事的開場白，這通常都是說白的。

「諸位仕女們，」他說道（事實上，在我們中間除了他自己又也許還有我們的道士先生本清之外，沒有一個是「仕」的），「今兒晚上在下要說的一個故事，是一個簇簇新鮮的，新鮮得在下還沒有找得到一個恰當的題名。可是祇要故事好聽，題名又算得了什麼？這還有個偌大的來頭。我把來頭講給你們聽的時候，可別性急啊。當我在那有如畫圖般的三廬山上踱來踱去想找尋一個新鮮故事的靈感的時候，我出其不意遇到了